

楼兰 远去

独行者丛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

● 鹿子



I267
212



独行者丛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

楼兰远去

●鹿子

SAG32/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兰远去 / 鹿子著。—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587-588-X

I. 楼... II. 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846 号

书 名 楼兰远去

- 作 者 鹿子 著
责任编辑 刘兰生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兰州秀川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587-588-X/1·515
定 价 16.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不归 不归

——代序

投身沙海，一片生命的空白。

莺飞草长，溪水淙淙，失落久矣。

千万年梦想回归绿色，长嘘短叹愁成一波又一波岁月的皱褶——沙痕。

冷寂么？沧海，冷寂么？人生。

一颗沙子的迷茫，比你的一生还悠长。

也狂舞，也悲号，沙暴起时，天地为之失色。小鸟偶尔飞过，衔落一颗种子，沙子会拼出全部生命力去孕育。那雾冰藜、梭梭、花棒，便是它绿色的梦。

什么样的人生悲怆，能和在绝望中煎熬的沙漠相比。

滚滚红尘中人们看重的东西，在大漠面前，失去了分量。如果说，减轻痛苦的药剂是别人的痛苦，那么驱散孤独感的药剂，是不是投入更广大的空间？

天外有天。

没有自然的博大，何见人生之渺小。

在窗格后、方墙里，生命囿于一块狭小的空间，一点烦恼就胀满了，令人窒息、郁闷。试问蚱蜢舟怎载得动许多愁。

生命长不过百年，童年像雨后的彩虹，不及回望，就已消逝。接着是梦想、追求、欢笑、眼泪、失落。总是在

楼兰远矣

0
0
1



梦想在期望。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写作也好，哪怕是对于一种色彩一件衣裳的向往，都带有罗曼蒂克的情调。太过于追求完美，便时时落落寡欢。

也许，孤寂是一种心态。夜晚，静静地躺在木板床上，似睡非睡时，另一个自我飞离身体，看见了自己。那一刻，会惊出一身冷汗。怕灵魂会耐不住孤独，飞离而去，寻找另一个栖身之所。

只有孤独而渴望宣泄内心情感的人，才会拿起笔来倾诉。那滋味，就像干渴得嗓子眼冒烟，痛饮一杯热水，又吹来一阵凉风，那样淋漓、畅快。

渴望跳出狭窄的空间，让精神和肉体领受大自然的爱抚，来一次无形的宣泄。很少有机会和友人同行，只好独来独往。到陌生的天地去结识陌生的人，有缘便同行，无缘便散去。不受拘束，人的真性情，常常在大自然面前流露。

无形的脚印，就这样印在岁月的河流上。

过去，不可更改；未来，又没法未卜先知。

只有现在。

只有脚下。

只有途中。

停下，一切便成了回忆。

黄河边的腾格里沙漠、黄土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草原、冰川，诱惑我去漂泊。一次又一次去和黄河相会，读黄河，犹如读人生。在河源草原，黄河苗条如少女，娴静地流淌；遇到中游的大峡谷，它变得狂暴如雄狮，以冲决一切的勇气飞奔向前；到了下游，它便像无拘无束的巨龙，向大海游去。在渤海口，它从高百余米的拦门沙上跌进大海，拖着长长的龙尾，直到海水紧紧地将它拥抱将它吞没。那种不顾一切的气概，既悲且壮，令人心颤，催人泪下。它的暴虐，它的狂放，它的冲决提防的破坏力，在它投身大海的地方，都找到了缘由。在壶口，黄河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跃，

天地为之动容。

黄河流过的草原上，蓝、白、黄、紫，星星似的小花开得好不热闹。这里七月仍飞雪，青草长不到半尺，花只开一季。正因为生命短促，它们才拼出全力竞放。就连石头上的青苔缝里也进出了小花，只有黄豆大。

呆呆地望着一朵朵挤在一起的蓝花，惊异于它无茎无叶，就那么贴在石头上，惊异于它们虽小却很完美，花瓣如丝，花蕊金黄。

雄健如黄河也罢，娇小如无名蓝花也罢，都可以勃发出全部生命力，一样的辉煌，一样的悲壮。

逆境出英雄，这也适用于大自然。没有风雪，没有比平原缺氧百分之四十的恶劣条件，没有强紫外线的照射，小花何必拼力相争。慵慵懒懒地在和风里自开自谢，再名贵的花，也不如石缝里进出的无名花独具风采。

面对小花，面对以百万年为计算单位的沙粒、岩石，深感人生的短暂和渺小。短短的数十年，还充斥着无谓的纷争、烦恼。摈弃它们，人生会变得开阔、单纯。

曾躺在河边和岩石、流水低语，曾趴在沙谷里惊异于花棒的根须竟比树干长十几倍。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那些自得其乐的草原牧民，他们骑在马背上举起酒瓶自饮自唱，那神气好像天地间惟他们是王。谁会想到，他们的羊群也许就在去年冬天冻饿而死了十之七八，他们的帐篷里已没有多少酥油没有多少青稞面。在他们看来，只要青草发绿，母羊就会产小羊羔，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了希望，为什么不痛饮不高歌？在青铜峡小站上，一个面貌丑陋的男子，像歌星似的陶醉于自己洪钟般的歌喉：“叫声哥哥你带我走——，叫声哥哥你带我走——”声音使空气发颤，空寂的小站候车室里顿时充满了生机，时隔十几年，仍叫人难以忘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也不管自己的处境比不比得上别人，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他们的人



生哲学。

辽阔的大草原，能见度更为清晰的天空，严酷的自然条件，铸就了西部人强悍、开朗的性格。接触了这样的人生，回顾来时路，便感到生活中太多的委琐太多的冷漠太多的瞻前顾后。

人海沙漠。渴望回归自然，渴望孤旅，真处在旅途中，又害怕孤独。

潇洒的草原兄弟啊，我和你们不是生长在同样的土壤上。出生在细雨菲菲的江南小镇，工作在黄河边的中原城市，即使把自己移植到你们中间，怕也难有那样一份与生具来的洒脱。只能是一个匆匆过客。不过尽情投入时那惊喜和震动，已够我回味半生。

一个人，可以战胜沙暴，却难以战胜自己。

一生的敌人原来是自己。

黑夜里，想归。

宿在黄河边的小客店里，被跳蚤饱餐后方能入睡，浪涛拍击声又把我惊醒。在河源的小屋里，一个人伴着冒出火苗的牛粪饼炉，前后左右都是空屋。旷野上没有人声车轮声马蹄声，连虫鸣声也听不到。深夜，一片死寂，只听得自己的心跳声，心快要 from 胸膛里蹦跳出来。

在那个烧着牛粪饼的小屋里，也曾想到过假如心跳停了节拍会怎么样，一个人死在异乡，可怕么？不。原来，一切都会归于无，那么活着还有什么不可以承担。一旦释然，黑夜，冷寂，也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不归。不归。

只要活着，那就还要孤旅。

读黄河，读自然，读人生。找回失落已久的自我，找回不为物役不为任何欲望所役的心灵自由。这，也许，方是孤旅的所求。

除了黄河本身多变的暴烈的个性，对于一个江南女子有

特殊的魅力之外，在我青色的筋脉里肯定有什么和黄河、黄土、草原有关联的成分。一次，在回上海的火车上，路过丹徒县，我脱口而出：“这是我的故乡。”旁边一位旅客接道：“丹徒，是古时囚犯的流放地。”啊，也许是少小离家的缘故，思维从未在丹徒这个地名上长久停留过，总是一闪而过。丹，红色也；徒，人也，囚徒也。我的祖先可能就是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或是更远的西部，被发配流放到当时的瘴疠之地——江南，思念故乡的乡愁在他们的血液里流下了种子。

祖先怀念北国的乡愁，今生流落北国怀念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乡愁，重重叠叠，落到一个女子的身上，怎能承受得了。总觉得自已像无根的浮萍。根在何方？不由得四处寻觅。

一个青年，为我向一位姓氏学家探出了祖姓陈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尧舜。尧将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居于妫，后代以妫为姓。周武王伐纣后，将妫氏的后代满封于陈地，即今河南的淮阳。秦灭六国后，妫氏后代以国号为姓氏，改为陈。

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河源草原上，徘徊在黄河岸边，遐想着，以为祖先的灵魂一定在这曾为绿林曾为战场如今变成一片荒漠的地方游荡。他们在寻觅在悲号在呼唤。当这一切得到证实时，我真想在黄土地上跪下，告诉祖先：我，来了；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

尽管生在江南，也留恋小桥流水人家，可我的血管里的血红细胞一旦呼吸来自大漠、黄河略带土腥味儿的气息，先辈们渴望冒险渴望西征的豪气便苏醒过来。曾姓妫后改为陈的祖先，定然是疏浚大河的先驱，后代又为身穿盔甲手持长矛铜戟与敌厮杀的骑手。他们长眠在大漠、草原、黄土地上，功名、战绩全挥之于身外。有的由于刚直不阿得罪了权贵，变成了身穿红衣的囚徒被发配到江南。囚徒愈来愈



多，开垦了瘠疠之地，使它成了鱼米之乡，那便是今日的丹徒。

来自西部的先人啊，一想到你们的灵魂仍在这里游荡，我浑身的血都要奔涌起来。雄健的黄河——父亲河，日渐衰落的黄河文明，自然而然成了我的根我的追寻。这也许是一个江南女子漂泊在黄河边漂泊在草原大漠的缘由吧。

在黄河流过的草原上，我的肺叶由于吸不到足够的氧气而萎缩，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气，脑壳疼得要裂开。躺在青草丛里，脸对着碧蓝如海水的天穹，新鲜的氧气给了我新的生命。

不归。不归。

和天地相比，人生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一切成败的欢乐和悔恨都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那么就那样躺在异乡，躺在祖先征战过的土地上，和天地融为一体吧。这里有先人的灵魂和我作伴，永远不会寂寞。

不归。不归。不归的，只是一颗渴望漂泊的心。

目
录

- 千古飞沙遮不住 / 1
羌笛声声别阳关 / 6
 千秋月 / 12
 紫玉米 / 18
 走敦煌 / 22
卡盆——生命之舟 / 36
 星空下 / 41
 孤独的守望者 / 48
 楼兰远去 / 51
 似海非海 / 61
 大漠孤烟 / 67
 篝火 / 69
 玉石河 / 74
男儿来自可可西里 / 78
 风中女子 / 87
无情未必真豪杰 / 92
 迷失荒原 / 98
 胡杨 胡杨 / 106
生命的旋律 / 110
 千年之火 / 115
 生死相依 / 119
 心中的神山 / 122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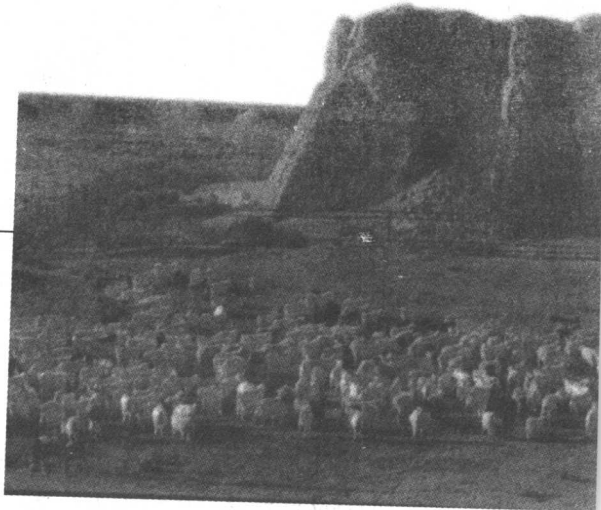
楼兰远去

0
0
1



- 风萧萧/131
渴/138
绿魂/145
古道寂寂/149
花石峡 鬼门关/155
蓝冰 蓝冰/160
等你千万年/166
走近生命之源/171
雪野上/176
黑帆/184
青青的大动脉/189
绿色的守护神/197
恒河沙数/203
琥珀珠/209
水之恋/215
少女河/220
异乡客/225
万物有灵/231
白城下的梦/235
放筏/240
泪泉/244
沉默的旅伴/247
沙漠骑士/250
门巴/257
无名花/266
波痕/269
飞升/273

千古飞沙遮不住



站在玉门关上，听不到人喊马嘶，连青草的瑟瑟声也感觉不到。无树。无草。无人。风无处不在，飞沙无处不在。它们拧成了一支巨笔，把大地扫荡干净，画天画云画戈壁，画出了千古杰作。

关里一马平川——戈壁滩，关外沟壕纵横，连着远处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巍巍雄关立在一个坚硬的砂石岗上，只有绵绵汉长城的残垣、兀立的烽火台和它做伴。

古时重门把守的关口洞开，我走进去，天井似的四壁，全是一层黄粘土加上一层芦苇夯成，外墙已为两千多年的岁月剥蚀。这取自于大地的泥墙倒坚硬似钢，笔挺地竖立着。想当年恐怕有几十米高，现在徒存十来米，方圆约有六百多米，在旷野上依然气势雄阔。

它看到过太多的显赫人物如张骞、霍去病、李广利，它听到过太多的马嘶声和砍杀声。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汉人在这里厮杀，亿万个头颅在关下滚落，战马从这里驰过。紧接着战争的胜利，运送丝绸的驼队就络绎不绝地出关，丁零丁零的驼铃声把充满血腥味的空气驱散了。关外的珍奇玉石、鸟兽、苜蓿、葡萄也从这里运进内地。丝绸之路从这里通向西域各国直达印度和罗马。千年的风雨，雄关默默地看着听着，它包容了千古。

楼兰远去

0
0
1



讨伐大宛四年才得的汗血马，自然也是从这里进得关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时也不免有点儿个人爱好，有点儿偏执。他拥有了乌孙献的天极马还不过瘾，听张骞说，大宛有好马，奔跑起来，马背上会渗出血来，比千里马还快。一国之君心动了，爱马胜过爱美人，心爱的乌孙马暂时失宠，他非要让小国献宝不可。偏偏这小国以为汉国离它很远，奈何它不得，就是不献，连汉使送上的金马也打动不了。真可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汉武帝和小国算较上了劲。他派兵伐宛四年而不得，最后连囚徒盗匪恶少都征到队伍里，六万人的马队浩浩荡荡驰出关去。李广利率兵进入大漠，人没吃食马没草料，又退回玉门关，把实情报告给皇帝，一心期望得到理解。可武帝下令：“遮关！”得不到汗血马别进关。李将军只得尊命攻到了贰师城下，不过到了也没有把城门攻开，只是得了几十匹好马，上千匹中、下马而已，才算保住了大国的面子。武帝兴高采烈地把汗血马称作天马。在皇宫附近种上了葡萄和苜蓿，可见皇室马厩里的马成千上万。如今那四蹄生风鬃毛倒竖出汗时背上渗出点点血珠的宝马哪里去寻？日行千里的骑手又上哪里去找？

四周静悄悄，关内外跑过马队驼队的大道连一点儿痕迹也看不到，更别提马蹄印和驼蹄印了。两千年的腥风血雨就这么消失在强劲的风沙里。戈壁上有时可见苍绿色的骆驼刺和开着紫花的猫头刺，那也是被风沙刮得几乎成了植物标本，枯黄色的茎上扎满了细长的刺。平坦的砂石地上隆起一座座奇形怪状的沙土堆，有的像一顶帽子，下面却被风一层一层地掏空了，有的像一个巨大的蘑菇。在沙漠和戈壁上，这种怪物叫雅丹，是大漠沙暴给大地留下的雕塑纪念。我坐到砾石上，把身子趴到一丛开着紫花的猫头刺下，把它当作前景，把蘑菇似的雅丹拉近了，充满了整个镜头，连拍了几张。不论你朝哪里看，都找不到一点儿两千年前千军万马的足迹。你不禁会自问：天地间就没有永恒的东西吗？生时你

争我夺，活得那么样的认真。功绩也罢，罪孽也罢，岁月和风沙就能把它们一笔抹掉，不留痕迹。留存下来的只不过是史书上的记载罢了。

玉门关下蜿蜒着长长的汉长城，一直延伸到高山上兀立的烽火台旁。抚摩黏土砌成的城墙，可以触摸到扎手的芦苇秆，它们和黏土是分层垒上和夯实的。掰下一段芦苇秆，已经变成黑褐色，犹很坚韧。在敦煌博物馆曾见到几捆从这里出土的引火苜，小苜约一米长，大苜约两人高，苜有一层楼高，样子像芦苇。可见当时烽火台外面的洼地上定然长了密密的芦苇。现在长城外已成荒漠，没有了牧场没有了牧草，放牧的和成千上万匹牛羊已化作天边的朵朵白云。那时，芦苇不仅是垒长城的材料，还是御敌的火炬。从这里出土的汉简上有烽火品约的记载，全都是利用的芦苇。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责薪举二蓬火，望见虏五百人以上，燔一责薪举三蓬火，夜三苜火……敦煌境内的汉长城就有一百多公里长，分布的烽火台有上百座，那需要多少捆火苜和多少堆柴薪。

烽火台里除了找到了成捆的火苜，还有兵卒的生活用品如木匙、木勺、木筷，木梳、木蓖、木笄。可见上百座烽火台里守卫的兵卒还不少，每座里至少得有几十人吧，加上把守关隘的兵卒和屯住在边界的骑兵，恐怕也得有几万人马。这么些人马的给养要靠从远处运来，那要多少马队。远见卓识的汉武帝不仅大量移民到边塞而且屯粮于边关。在玉门关内就有一座很大的河仓城，地势低洼，两千年前的河道还能看出来，长着低矮的杂草。仓库的顶和贮存物早已随风而去，徒存四壁和门框。可能当时的戍卒一边守关，一边屯田。这里有河可以浇灌，有肥沃的土地可供耕作。从烽火台中出土的用品看，戍卒们穿的有麻鞋、毡鞋、麻织袜，睡的有苇席。那些细针密线纳成的麻鞋底和厚袜也许是临行前出自妻子或姊妹的手，每一针都缝进了她们的祝福和依依惜别的情意，谁知天各一方到哪天才会相见。那粗针大线缝补



的印痕又可能是戍卒们在月下用粗糙的手自己加工的。他们好像是成年累月驻守在边关，那么利用闲时轮换班种田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汉长城内，在河仓城里，我迷失了方向，失却了时空感，霎时忘却了自我。我梦游似的在里面游荡、寻觅，有时把地上的砂石当成了瓦砾，把芦苇秆当成了竹篾，把土坷拉当成了碗茬子。当我游出两千年的遗址外，蓝天上泻下的阳光已经有点灼脸，白云一朵朵散开，同行的司机说：“你不是要拍云？快拍吧！完了还可以赶到阳关吃午饭。”我这才想起前面还要赶路，在长城的另一头还有一座威名赫赫的边关在等着我。可我有点纳闷：玉门关内外连一户人家也没有，摆摊的就更见不到。我们一早出发，只带了一块隔夜的馕，已为一路的风沙刮干了，难以下口。到阳关难道就会有饭馆来解决游人的肚子问题？

沿着戈壁上一条青色的柏油路，我们向阳关驶去。司机告诉我，这条柏油路有八十公里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敦煌农民自费新建的。戈壁滩是砂石的海洋，无路可寻，以前只有吉普车可以闯进来，小轿车只好望洋兴叹。“敦煌的农民这么有钱？”“他不识字，很有办法，开饭店，承包建筑和装修队，发了财。”“还是一个人出资，他姓什么？”“姓黄，敦煌城里没人不知道，都叫他黄老大。”“可他怎么想到要修筑通玉门关和阳关的公路？在中国，农民修路，也许还是头一个。”“人家有眼光，想着这条路早晚要发达，你看来往的车有多少，过一趟交养路费三十块，几年下来，本就赚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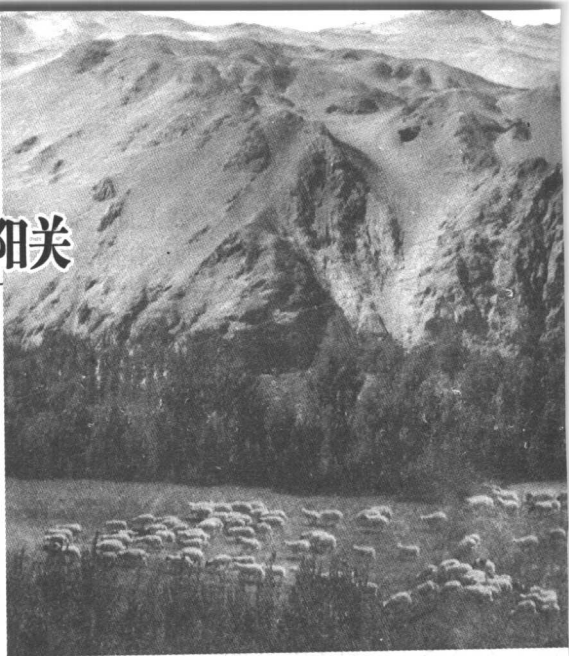
这个农民太不寻常了。敦煌古时是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和汉人先后居留之地，各民族杂居和通婚使他们的后裔体魄更雄健头脑更灵活。也许他就是开拓边疆驻守边塞将士们的后裔，身上流淌着他们的热血。他渴望着创造更新更好的生活。我想，有勇气投资丝绸之路的公路建设的人，绝不

会把眼光只盯在区区几个钱上面，他会看得比常人更远。想想有点不可思议，马队驼队跑过的茫茫戈壁上出现了一条黑色的粗糙的柏油路，像一条丝带连接了古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连接了敦煌和两座边关。

白云悠悠，千年岁月在天上飘飞过去了，称霸的逝去了，血战戈壁的逝去了，下令遮玉门关的帝王逝去了，惟有用泥用汗用血砌成的关隘犹留存在天地间。千年的风沙可以抹平驼印马蹄印，可以刮去兵士们的血迹，可以掩埋亿万个头颅，可以吞没整座城国，却遮不住这座关隘。即使有一天，它的黏土墙和芦苇化成了新的雅丹，这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依然会吸引愈来愈多的人马，让人想起设关把关守关的古代人，想起在这座关隘下你死我活的争夺。那时候，也许只有从塔克拉玛干卷过来的飞沙可以诉说这里发生的一切。



羌笛声声别阳关



一曲西出阳关无故人，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愁绪。从少女时代到人过中年，只要一吟起这首诗，就恨不得立马飞到那座雄关前。两千年的岁月，两千里的路程，阳关超越时空，时时闯进我的生活，给我的情思和笔墨增添了几许沧桑。有好几次几乎走近它，可又若有所失地离去了。我不愿把梦想留到新世纪，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找了个机会专门虔诚地去拜谒两关。

雄踞敦煌城外的两关一南一北，西北面的是玉门关，据说古代和田玉从这里运到内地，因此而得名，西南面的就是阳关了，像两头狮子把守着通西域的门户。我又到了两关的身边，像十年前一样，找不到穿越戈壁的车。有的说，一路没人烟，来回三百多公里，一个人就是坐车也不安全；有的说那里没有水，车要是出了故障就得早在荒沙滩上。我住的宾馆的经理看到我只身而来，焦急地找车，就同意为我派一辆桑塔纳小轿车，不过要价五百元。不管怎样我也要去，经过讨价还价，以三百元成交。司机是个年轻人，兼做向导，我们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先跑远路的玉门关，半晌午才奔阳关。